人民日报海外版
2019年11月29日 星期五
责编：彭训文 张一琪 邮箱：dieryw@sina.com

在甘肃定西，新一代年轻人正在成为脱贫攻坚主力军——

摘穷帽，尕娃子上！

中国脱贫传奇⑤

本报记者 李 贞

甘肃省渭源县九甸峡

“种下的树，年年有死的，咱就年年种，不信种不上”

定西不是自古就一直穷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有载，定西“山水清丽，林跨数郡”。可上千年过去，气候、地理环境都变了，加上人类活动，到19世纪，这里的自然条件变得十分恶劣。

晚清重臣左宗棠来定西后，给了句评语：苦瘠甲于天下。

哪个地方愿意“苦瘠”，还“甲于天下”？

想变，也真是难得很。

“山是和尚头，沟里没水流，十有九年旱，岁岁人发愁。”缺水，就是最大的坎。

倒回十几年前，一个村里头，要是有一口井、一眼泉，都算得上吃水最方便的地方。泉水水流还太小，打水就得排大队。为了接够家里一天的用量，村民半夜一两点就爬起来接水，直等到天放亮。

人吃的水都没有，哪有力气搞灌溉？

让庄稼人最苦最累的活，就是寻水。地里的庄稼，全靠老天赏雨才能活。

翻开定西地方志，里头讲的尽是饥荒。灾年，人只能剥树皮吃，哪儿有片榆树林，树皮就会被剥光，露出白花花一片。树皮没得吃了，就吃谷糠，农民把谷子舂下来的皮放在锅里炒，炒完后在石磨上磨细，打糊糊喝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引洮工程开始规划。但涉及的地区山太多、地形复杂，要开凿大量隧洞，架设许多渡槽。当年的技术、经济水平太有限，这项工程不得不告停。

2006年11月，引洮供水工程重新开启。

2013年2月，习近平总书记来了。他强调，民生为上、治水为要，要尊重科学、审慎决策、精心施工，把这项惠及甘肃几百万人民群众的圆梦工程、民生工程切实搞好。

2014年12月，引洮供水一期工程正式通水，包括定西百姓在内的230余万人，生产和生活用水得到了解决。

水有了，可更深的改变还要从根上动起。

定西人下决心，咋也得让山梁再绿起来。

下决心种树不难，难的是咋让树苗成活。

定西渭源县的南、北山梁就不一样，南面的山，降水多，种树就得活。几年下来，落叶松、沙棘林，满山都是。

再看看北部，树还是栽不活。

“秃山上咋种树？”渭源县各个单位都接到植树任务，大伙一听直摇头。

“刚开始，山上的土都硬得挖不开坑。”渭源县水土保持站技术站站长陈鹏娟想起种树就犯怵。

种树先要有水，山上没水，咋办？

到北山种树，每人先背个20斤水上去，尕娃子（当地方言，指年轻人）是主力。

“先挖一个‘鱼鳞坑’，种下树苗后在坑里灌满水，再盖上地膜，减少水分蒸发，这叫保墒技术。山上还派人专门照料，盯着看树苗成不成活。”

“用这法子，树苗都能活？”记者问。

“也不是，成活率达到百分之八九十，就算高得很了。苗死了，就接着补呗。种下的树，年年有死的，咱就年年种，不信种不上。”

“愚公”式的种树，早晚出成果。去年，杜家铺村示范点种植的850亩云杉林，终于达到了100%成活率。

“这在北山可是不容易！”陈鹏娟说。

如今，上北山去瞅，一棵棵小树苗，终于活了下来，未来定能茂密长成林。

“外出打工的少了，留在老家工作的尕娃子越来越多”

搁过去，定西谁家有能耐的尕娃子，不想着往外跑？

“可我离不开啊，爷爷在哪，我的根就在哪。”马海龙说。

趁着午休，马海龙开着车，带记者从乡上回到元古堆村，村里24号院就是他家。

在元古堆，全村都住上了新房。就马海龙家的院子里，还留着一处原封未动的旧土房。

进屋一看，土炕挨着火炉，贴满墙壁的旧报纸被炉烟熏得焦黄，屋里头黑乎乎的，沿着房顶顺进来的电线上，挂着个灯泡。

“这是爷爷住过的房间，没拆，为了忆苦思甜呢。”马海龙说，“我小时候是个留守儿童，和爷爷相依为命。家家都差不多嘛，父母要去奔生活。”

马海龙的伙伴大多出门打工去了，他念完大学却回了老家，在渭源二中当了体育老师，开车十几分钟就能回村。“一个是舍不得离开爷爷，二个是我总在想，尕娃子要都走了，村子不就没指望了嘛！”

爷爷马岗，在渭源县可是名人。

6年前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元古堆村访贫问苦。就在马家，总书记拉着马岗的手，走进破旧的土坯房，用水瓢舀了一口缸里的水尝了尝，然后同老人一道坐在被烟熏黑了的土炕上，唠了许久家常。

“爷爷，你在全国都出大名了！”

“我出啥名，都是共产党好、政策好！”爷爷说。

今年初，年近九旬的爷爷过世了。马海龙成了家里的顶梁柱、小院的新主人，他把爷爷的话都记在心上，打定主意在渭源扎根。

过去，尕娃子们在村里，也实在没啥能挣钱的营生。但现在挣钱的门路多了。

元古堆村原先有个良种羊繁育合作社。今年6月，合作社开始公司化运营。学农业的边育同，应聘来当生产部经理，照顾这里的2000多只羊。

除了一个兽医，养殖场只有4个工人，都是本村的，喂喂羊、做做饭。剩下的采购、销售、管理，边育同一人包了。

“自己撑起一个养殖场，累不累？”记者问。

“充实得很，边做边学嘛。”边育同把养殖场的活儿当成事业来干。

赶上剪羊毛的季节，边育同专门请了个“外援团队”。

“场里的工人不会剪羊毛吗？”

“会，但没人家专业的剪得好。”

羊圈里，从新疆来的剪羊毛女工，动作麻溜得很，一把电推刀挂在半空中，女工两手一拽羊的前后腿，把羊放倒在地，羊就乖乖不动了。再拽过电推刀，上下飞舞。不一会儿，雪白的羊毛哗哗落地，铺了厚厚一层。

“这些工人三五分钟就能剃好一只羊，一天下来，光羊毛就收得700斤。”

边育同想着，一个要提高效率，二个还是要带动更多村民一起挣钱。他的养殖场向县里的贫困户投放了1万多只羊。等产了羔羊，再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回购。

“因为养殖场，村里还有了循环经济，不要的秸秆，正好卖给我们喂羊，羊粪又留给村里当肥料。”

中药材种植加工也是个好门路。

几年前，郇倩嫁到渭源时，会计专业出身的她，成了渭源县宏裕达中药材农民合作社的出纳员，“来了一看，我是厂里唯一高学历的小年轻。”参加县里培训，自学中药材知识，研究做电商，郇倩样样都琢磨。

定西过去就种当归、党参，可是里头门道多。村里老人种药，全靠经验。但那些老法子远不如新技术靠谱。

“最简单的，该怎么用肥料，几年一换最高产，要是没有懂技术的人来讲，咋也种不出好药材来。”郇倩说。

记者看到一个数：2013年，渭源县劳务输转7.63万人，2018年减少到6万多人，今年以来是4.9万人。也就是说，外出打工的少了，留在老家工作的尕娃子越来越多。

“只要技术好，回定西当农民也能有大出息”

回定西创业的尕娃子也多起来了。

26岁的庆会军，个头不高，宽大的深蓝色工服穿在身上，还有点晃荡。可一到了花卉园，他就能得很了。

庆会军在渭源县上湾镇花卉科技产业园上班，是园里唯一的技术指导员。

“这的海拔高，昼夜温差大，种出来的花开得大，市场上欢迎。”庆会军讲起花来，脸上也笑开了花。他在云南昆明上的大学，园林专业。2017年毕业时，其他同学都忙着四处投简历，庆会军早就想好了，要回渭源创业，靠技术为家乡做点啥。

渭源县上湾镇侯家寺村。

要创业，没钱咋弄？

一个电话，庆会军打到了上湾镇党委书记张会平的办公室。

“我问张书记，大学生回乡创业有啥政策扶持？他告诉我，通过职业培训，就能申请无息贷款。”

先培训、再申贷，有这么好的事！庆会军一下就起了兴头。

在县农业局和甘肃农业大学学习后，庆会军拿到10万元创业款，他在村里流转了十几亩地。

凭他的判断，种植圣女果销路会不错。说干就干，庆会军带着爸妈种起了圣女果。

“辛辛苦苦把你供出去读书，你咋又回村种地了？”一开始，爸妈坚决反对。

“只要技术好，回定西当农民也能有大出息。”庆会军这回没听话。

种了一辈子地的爸妈成了徒弟，跟着儿子重新学种地。慢慢地，爸妈发现，儿子种地还真有两下子。

在上湾镇，不光一个庆会军，这里正在大力筹建易地扶贫搬迁后配套的产业区。张会平觉得，得发展产业，把平台搭上，才能吸引更多个“庆会军”回来。

今年，花卉产业园开张。张会平立刻想到，请庆会军来当技术指导员。

这也给了庆会军一个新机会。“相比那些留在城里工作的同学，我倒觉得自己这两年学得更多，成长得更快。在老家，我看更能锻炼人！”

另一位尕娃子姚龙，点子更超前。

在渭源县会川镇罗家磨村，一排民居看着普通，其实来来去去的净是艺术家，这里是“罗家磨艺术写生基地”——姚龙创的业。

在兰州学美术时，姚龙总跟着老师到外地写生，画自然风景。去了两次，姚龙就觉得没意思，“大老远跑去，那景还没我老家的山川田野好看哩！”

他想，为啥这些景区能开写生基地，我老家就不能开？

2017年3月，姚龙回到罗家磨村，租了几间房，加固改建好。这里离省城近、交通便利，风景又漂亮，再加上姚龙的老师、同学推荐，两年多里，来写生的人不断增加。

这不，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来了30多位师生，一画就是半个月。副院长冯炳超一边给画布上的梯田上颜色，一边对记者说：“相比一些设在景区里的写生基地，罗家磨的人为干扰痕迹更少，是一个真正的乡村。出门就是景，四周有高山、梯田、溪流，地貌很丰富。”

姚龙的写生基地挣钱了，每年盈利六七万元。他还交到了很多来写生的艺术同行，大家画完了，就在星空下喝喝酒，聊聊天。

姚龙的基地，也帮村民改善了生活。

“我们这个山就是奇形怪状，娃娃们来画有趣得很。”快80岁的祁俊元，就住写生基地对面。有时候，老人在家门口坐着看景，顺便当了写生者们的绘画模特。

“我被画了4回啦，画一回，娃娃还给我留100块钱，说是啥模特费。”

画家们还爱给老人拍相片，印出来被祁俊元放在一个酒盒子里，好好收藏着。

还有些写生的人，在城里住久了，来到乡下看见野菜、中药都新鲜，抢着买回去。写生基地隔壁的大婶巴不得：“给姚龙做邻居，我家种的党参都不用跑出去卖，没出田就卖光啦。”

一个简单而有创意的点子，让沉寂封闭的小村子，变得鲜活开放。

贫穷的阴影逐渐散去，这些有理想、有干劲、有本事的尕娃子们，让古老的定西被新的阳光照亮。

（本版图片均由王纲摄）

今年四月十九日，当地群众在渭源县峡城乡脱甲山植树。

记者手记

有年轻人接棒，致富就有希望

到定西采访，最打动我的，是留在乡村的那些年轻人。

定西是一片与“古老”二字紧密关联的土地。从“大禹导渭”的传说，到“客舍洮水聒，孤城胡雁飞”的诗句，定西有着久远的文化底蕴。

但古老的背面，也意味着守旧、闭塞、贫苦。许多年来，定西留给世人的印象就是“苦瘠甲天下”。

当脱贫攻坚的春风吹暖了这片土地，当贫穷的帽子即将被永远摘去，谁来建设新定西？

如今的定西特别是乡村，条件比过去确实好太多，但同其他发展较快的地区相比，仍有不少短板。或许正因如此，这里劳动力源源输出，青壮年外出务工是最普遍的选择。

与此同时，还是有一些年轻人愿意留在家乡、建设家乡。在记者采访的当地年轻人里，有的一边照顾家中老幼，一边到中药加工厂效力；有的从身无所长到学会了马铃薯种植技术，成为职业农民；还有的从沿海城市带回资金和知识，回乡创业办起了纺织厂……他们各有各的辛苦，各有各的心愿，但他们奋斗的身影、质朴的笑容同样令人难忘。

就像有了水，土地上才有生命一样，有了人，乡村才可能焕发生机，而有了一群群年轻人，一个地方不管多难多苦，才会有希望。

对定西、对所有贫困地区来说，摆脱贫困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，是一道“底线”。目光放远，我们的追求远不止于此：想要实现乡村振兴，想要环境更美、发展更均衡、人与人之间更和谐，想要满足贫困地区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……而要早日走进这样的未来，需要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奋力接棒。

老一辈披荆斩棘，新一代破浪前行。悠悠渭河亘古长流，定西致富的金钥匙，就握在这些可爱的年轻人手里。